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52037）资助

女性城市书写

20 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代性经验研究

Women Writing the City

Studies on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in 20th-Century
British Women's Fiction

尹 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37) 资助

女性城市书写

20 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代性经验研究

Women Writing the City

Studies on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in 20th-Century
British Women's Fiction

尹星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 20 世纪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本雅明的理论出发,对数位 20 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的小说进行研究与分析,围绕街道与室内、商品与消费、战争与家园、流散与他者四个主题,分析了女性作家对城市形态、历史现实、个体记忆、公共政治的再现,反思女性作家对城市现代性经验的阐释。全书立足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同时又突破了纯文学研究的框架,以问题为导向建构研究框架,借鉴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哲学对现代性的理论研究成果,熟练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思路清晰,结构缜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本书不仅为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和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性产物、理解城市日常生活和城市人的精神机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城市书写:20 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代性经验研究 / 尹星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2-40366-1

I. ①女… II. ①尹… III. ①妇女文学—小说研究—英国—20 世纪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4466 号

责任编辑:刘琦榕

封面设计:平原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0mm 印 张:18.5 字 数:25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定 价:75.00 元

产品编号:061313-01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37) 成果, 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的资助, 在此致谢。

序

城市是现代生活的中心。城市是人类进步的标尺。城市也是人类罪恶得以聚集的渊藪。从古希腊的城邦到 21 世纪的大都市，城市几经消长，从精神生活的繁荣，到物质生产的辉煌，从思想的澄明和理智的弘扬，到科学的长足发展和物欲的无尽横流，时间的巨轮始终都围绕着现代城市隆隆飞转。甚至歌颂乡野、赞美大海、把灵魂奉献给一片草叶的惠特曼也甘当曼哈顿的儿子。不过在他心中，城市仍然洒落着启蒙思想的余晖，渗透着重农主义的乐观精神，充满着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激情。在他心中，城市是一个伟大的地方。那里有伟大的男人和伟大的女人，有深情的诗人和豪迈的演说家；那里没有英雄和纪念碑，却记载着质朴的语言和传世的业绩；那里没有奴隶和奴隶主，却有可以随时反抗胆大妄为之当权者的平民；那里的公民是模范的领袖，而市长和州长则是谦恭的公仆；那里有自幼习得法律的儿童，有世间最诚挚的朋友，也有清澈纯洁的爱。惠特曼的诗开启了未来一百年美国的民主之梦，但随

着浪漫主义革命微光的消散，启蒙运动的希望遭到了误解，科学沦为战争和工业化的娼妓，善良的人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民主也只成为了愚人统治的一种热忱，城市也随之而演化成了一个恶的世界。

这正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居伊走遍巴黎街头所寻找的东西，即外表光鲜、内里悲哀的现代性，记载着城市之瞬息万变、“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的数不清的“款式”（mode），画家借以为现代生活树碑立传的“罪孽的动物园”。波德莱尔的世界都市巴黎充斥着“谬误、罪孽、吝啬、愚昧、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在那里，撒旦“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我们纯金般的意志“被这位大化学家化作轻烟”；在那里，贫穷的浪荡子“亲吮吮吸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豺狼、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和毒蛇等怪物东奔西走，还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眼中带着无意的泪，吸着水烟筒，梦想着断头台”的怪物，它的名字叫“厌倦”。面对这样的城市，“雨月”“大发雷霆”，猫“抖动生疮的身躯”在草地上寻找草芥，大钟借着“伤风的钟摆”悲叹。这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里面的“死人比公共墓坑里还要拥挤”；这是一间装满悔恨的闺房，里面的玫瑰枯萎，款式过时，剩下的只有“布歇的苍白，粉画的哀悲”；这是一间潮湿的牢房，里面的“希望如蝙蝠般飞去”，“无言的蜘蛛污秽不堪，爬过来在我们的头脑里结网”。

惠特曼的理想和浪漫，波德莱尔的凄婉和哀叹。城市激发了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现代想象力，哺育了一种把单调、无聊、

欲望、性本能、精神分裂、自恋和自恨等作为审美范畴的文学艺术，也生产了把对现实的审美体验与对城市幻象的理性思考完美结合起来，对城市“令人喜欢的恐怖”与其“令人作呕的进步”进行哲思的理论家。本书便是一部以城市现代性为主题，对 20 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城市进行近似于总体性研究的批评和理论著作。如书中所论述的，20 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所描写的仍然是集结着人与其栖居地之间一系列复杂辩证关系的城市空间，其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段的碎片式经验是对历史的镜像描写，是作家及其人物对城市生活的深度思考，无论其经典与否，都体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城市文学研究……也要从作品中描写的卑贱的小人物及肮脏的生存环境入手，探索他们在悲苦的现世生活中发扬的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把城市作为可阅读的文本，将其作为……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资源，进而在现代城市包罗万象、光怪陆离的生活现象中体察到人生的悲欢和生命的意义，然后，像作家和艺术家那样在复杂、破碎、多元、异质、开放的文学文本中建构‘经验的想象共同体’。”

尹星作为“三清团”团员获得博士学位后，有幸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金莉教授（时任副校长）的指导，专门从事英国女性城市文学的博士后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对 20 世纪英国几位重要城市女性小说家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结果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迄今比较成功的一部女性城市文学研究专著。这毫无疑问得益于作者本人的辛勤劳动，更得益于金莉教授的悉心指导，她在女性主义和英美文学研究方面造诣深厚，且平易近人，

女性城市书写

20 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代性经验研究

不吝赐教，为此书成稿贡献多多。

不消说，这部著作除了作者本人读博期间付出的辛勤劳动外，更得益于博后期间金莉教授的悉心指导。金莉教授在女性主义和英美文学研究方面造诣深厚，且平易近人，不吝赐教，为此书成稿贡献良多。在多年的学术交往中，我对她之为学为人深表钦佩和敬意。值此专著面世之际，本当携手作序，怎奈金莉教授一向谦虚，委重任于我。故姑妄代之，笔力不胜，难尽肺腑，望谅。

陈永国

二〇一五年四月

于清华园



作者 简介



尹星，清华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9—2010 年曾赴哈佛大学访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文学、城市文学和比较文学。曾合作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出版译著《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并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 录

序	i
第一章 城市漫步者与现代性经验	1
第一节 现代性：关于起源的讨论	2
第二节 现代主义：城市经验与日常生活	9
第三节 本雅明：记忆与现代生活经验	18
第四节 本雅明：商品与消费社会批判	27
第五节 后现代性：现代性的断裂与城市空间	37
第二章 匿身于城市人群的女性：街道与室内	45
第一节 作为漫步场所的伦敦街头	47
第二节 作为“非场所”的城市空间	56
第三节 作为“博物馆”的记忆空间	67
第四节 作为镜像的女性漫步者	81
第三章 挣扎于城市心脏的女性：商品与消费	97
第一节 伦敦西区——女性购物的兴起	98
第二节 商品迷宫里徘徊的漫步者	108
第三节 商店橱窗里的卑贱美学	119
第四节 消费文化中的女性移民	130

女性城市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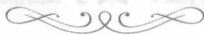
20 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代性经验研究

第四章 游走于城市荒漠的女性: 战争与家园	145
第一节 废墟里的崇高之美	146
第二节 硝烟中的“世界女人”	151
第三节 印象中的时空错位	157
第四节 荒漠上的女性经验	169
第五节 梦幻中的永恒之城	184
第五章 幸存于城市边缘的女性: 流散与他者	193
第一节 跨国城市中的文化共存	194
第二节 “帝国”版图上的一座孤岛	199
第三节 文化差异中的认同与缝合	215
第四节 越洋实验者的种族之根	222
第五节 流散者的历史与未来	231
第六章 女性城市现代性经验书写	243
参考文献	253
术语索引	267
作家作品索引	270
后记	281



第一章

文学批评与理论



城市漫步者与现代性经验

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诗和 19 世纪巴黎拱廊街的历史流
变中总结和塑造了一个城市漫步者的形象。他身上集结着人
与城市的一系列辩证关系，与城市现代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而他具有的多层意义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性和现代性
的产物，更好地审视空间和城市居民的组织形式，更深刻地
反思现代性的功能和目的。因此，与其说漫步者提供了现代
性的历史现实，不如说他是一个内化的隐喻，一种具有意识
形态价值的景观形象，以他者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解构现代
性神话的洞察力与想象力。



第一节

现代性：关于起源的讨论

任何关于现代性的讨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术语所包含的任意性、不确定性和普遍性。然而，无论在科学理性还是社会伦理的范畴，无论在文化研究还是审美思潮的领域，无论是对哲学史还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现代性无疑都是与时间密切相关的。当新出现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艺术技巧和技术手段与现行传统相冲突时，“现代”就获得了其应有的意义，即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而作为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之总体特征的“现代性”便随之诞生。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既意味着历史时间的断裂，又隐含着对历史时间的延续。因此，有关现代性起源的讨论或争论便主要围绕时间的断裂或延续进行。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把时间的断裂视为“现代性的神话之一”。之所以称为神话，是因为“断裂的概念本身包含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和说服力，面对大量确凿的证据，似乎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¹那么，这些不可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而实际上却已经发生的事件都是什么呢？哈维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毁灭”和引发历史断裂的事件，1848 年的法国革命就是一例。这次革命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推翻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和损害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益的金融贵族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与它之前的时代的断裂。但从整个西方历史的宏观发展来看，它依然是指与中世纪的分道扬镳。“只是在同中世纪剧烈的对照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它自身的独特性才崭露头角”。²

1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p. 1.

2 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第 12 页。

毫无疑问，哈维把现代性的初始追溯到远在 1848 年之前的时期，因为“与中世纪剧烈的对照”是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开始的，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则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为现代性的萌芽注入了强烈的催化剂。个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必须通过教会祈望上帝，而可以直接与上帝达到灵交，在福音面前人人平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就已萌芽的个人主义日益深化强盛，随之而来的是教廷权力的逐渐衰落，君主权力的与日俱增，这为日后民族一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一旦摆脱了腐败的教会、繁琐的体制、森严的等级，人们就能自由地融入世俗生活之中。“宗教改革如同午后的太阳一举驱除了中世纪的漫长黑夜。”³但是，这期间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人文主义。没有人文主义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对古典主义的崇尚，对人自身潜力的挖掘，对完美艺术的追求，对世俗生活的享受，以及对伟大自然的发现，便没有现代性。现代性正是在对古典价值的推崇、对神权统治的挑战、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以及对自然的伟大发现中诞生的。

然而，向神权统治的挑战必须依据现代科学的发展。从哥白尼开始，现代科学经过开普勒、伽利略，最后到牛顿的进步发展，初步形成了它的现代形式。一旦摆脱了至高无上的神性秩序，根除了预先设置的神性目的，自然便以客观、物质的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人类也随着对自然的不断发现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认知形式——理性。理性之所以是现代性巩固自身地位的权威依据，是因为理性用以解释宇宙的工具是“认知主体的自我指涉概念”。⁴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强调，“我”的全部本质在于“思”，在于“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精神，一个心智，一个理性”。⁵凭借着理性，人类才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才能不断认知、征服、改造甚至统治自然。然而，笛卡尔的理性是先验的，取决于人的先天能力。这正是伏尔泰（Voltaire）的《老实人》（1758）

3 同上，第 13 页。

4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第 122 页。

5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 33 页。

所要批判的。自然界不可征服的威力以及人类社会的残酷和冷漠，证明盲目的乐观主义和极端理性主义都是人类的弱点。

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和以现象研究为出发点的牛顿物理学都是为了克服这些弱点应运而生的，并为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从经验出发的理性“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⁶这意味着理性是人的一种能力，一股力量，只有让它发挥作用和效力，才能理解它。这也意味着对一切未经经验证实的先验理论必须表示怀疑。“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⁷而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摆脱权威的引导，抵制教条的操纵，敢于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和质疑，充分享受“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⁸这就是人进入成熟的启蒙时代的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 18 世纪的启蒙是理性时代，不如说是批判理性的时代，或用彼得·盖伊（Peter Gay）的话说，“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叛时代”，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与 17 世纪的理性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种反叛精神。盖伊指出，“这种反叛采取了两种密切相关的形式，一是反对将理性看作唯一的绝对行动主导；二是反对世界所有神秘都能够被探寻的观点。批评的万能并不等同于理性的万能。质疑一切的权利是一种政治要求，而不是说一切都可以由理性探知和掌控。”⁹这就是说，理性不是万能的，自然也不是完全可以被理性彻底征服的；理性不过是人确定自身在宇宙中地位和身份的一种诉求，它不能掌控一切，但可以孕育探求一切自然知识和艺术法则的自信 and 理想。

1751 年出版的《狄德罗百科全书》“包含构成一切科学、艺术、人文和机械的基本原理，以及所有身体和事物本质的基本事实”。¹⁰

6 卡西勒，《启蒙哲学》，第 11 页。

7 Isaac Kramnick,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p. 1.

8 Ibid., p. 3.

9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p. 141.

10 Jean D'Ala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4.

该书一经出版就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成为知识阶层的必备书目。法语成为当时的通用语，法国哲学家也同其他国家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组成了启蒙运动的“知识大家庭”，但这个大家庭只在拒绝天启和原罪的理性观上达成了一致见解，在其他方面却众口不一。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理性和情感各司其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的个体是由欲望驱使的残暴、自私、不断与他人发生毁灭性冲突的个体。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人也在自私利益的驱动下参与社会的公益建设。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自然人则生来平等，具有“近乎无限的可完善性和可塑性”，“在普遍意志的至高无上的指引之下”，个体参与一种“有机契约”，享受一种完美的自由——卢梭称之为“社会的”或“公民的”自由；“拒绝服从普遍意志的人将受到全体的制约，这就是说，他将被迫自由”。¹¹然而，卢梭的另一句名言是：“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又无处不在枷锁之中！”文明社会给自由的个体套上了无数难以逃脱的枷锁：重商主义，贸易与货币，独裁君主制，甚至现代共和制，都要求个体意志无条件地服从普遍意志，以普遍意志为个体意志的化身，进而促进和激励个体的自由。

然而，个体的自由必须以世俗生活为土壤，个人必须把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开辟通达事务的现实途径，而这并非是启蒙运动的功绩，其根源在掀起“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Nicolò Machiavelli）。马基雅维里倡导的“君论”颠倒了古典政治哲学让政制和统治服从于德性的关系，而提倡德性屈从于政制，自然秩序服从于自然意志，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变成“人是万物的主宰”，所“针对的是一个现实的如何统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幻想的应当如何的国家”。¹²他不但拒绝了整个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也拒绝了整个神学传统，因为在古典哲学与基督教《圣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因此否定德性的统治也就等于否定了上帝的统治。马基雅维里的声音唤起了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在他之后的政治哲学无不渗透着他的思想，无不遮蔽

11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4页。

12 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第30页。

在他的影子之下，从霍布斯到洛克（John Locke）的英国经验主义政治哲学家都秉承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推崇君主制，同时都把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或政府视为控制欲望、维护社会治安、保证世界秩序，并以此保障个体权利的充分自由的利器。卢梭恰恰是在霍布斯、休谟和洛克等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普遍意志论，掀起了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的“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的。

掀起“现代性第三次浪潮”的两个重要人物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马克思（Karl Marx）。这次浪潮标志着现代性的成熟期。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对旧世界的决定性颠覆，“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¹³ 在这些巨大胜利面前，尼采的态度是冷漠的疏离和无情的批判。他对酒神精神的推崇，对神话的偏爱，都说明他的砝码并不完全在秩序和真理一边；他提倡的无神论和塑造的“超人”也表明他旨在实现的不是基督教的千年至福，也不是平等主义的民主社会。他所面对的是与历史息息相关的种种恐惧和痛苦，他所要理解的是在卢梭之后和在他自己之前代表着真正“历史”的黑格尔，他所要实现的是绝对的基督性与彻底的世俗性达到完美和谐的一种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性”。¹⁴ 尼采的“超人”是反基督的，反理性的，所体现的是高于一切旧有价值的权力意志。尼采以非理性的审美方式看待世界和人生，用世俗的经验和感性的身体展开对基督教的激烈批判，通过进取的、乐观的、充满生命力的超人来实现终极理想。

然而，这个超人时代的到来必须依赖人的自由选择，因此是有条件的。而对马克思来说，无阶级社会的实现则是无条件的，

13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第2页。

14 利奥·斯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第165页。